

童年书

CHILDHOOD BOOK

津子围 | 著



我小时候生活在中国版图的边缘，那个地方的名字鲜为人知。
不过我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独特的秘密，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当我把这本书写出来，就写出了我童年的所有秘密。

中国青年出版社

童年

CHILDHOOD BOOK

津子围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书/津子围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006-9913-2

I.①童… II.①津…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7780号

责任编辑 程薰眉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521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11.5印张 2插页 108千字

2011年5月北京第1版 2011年5月河北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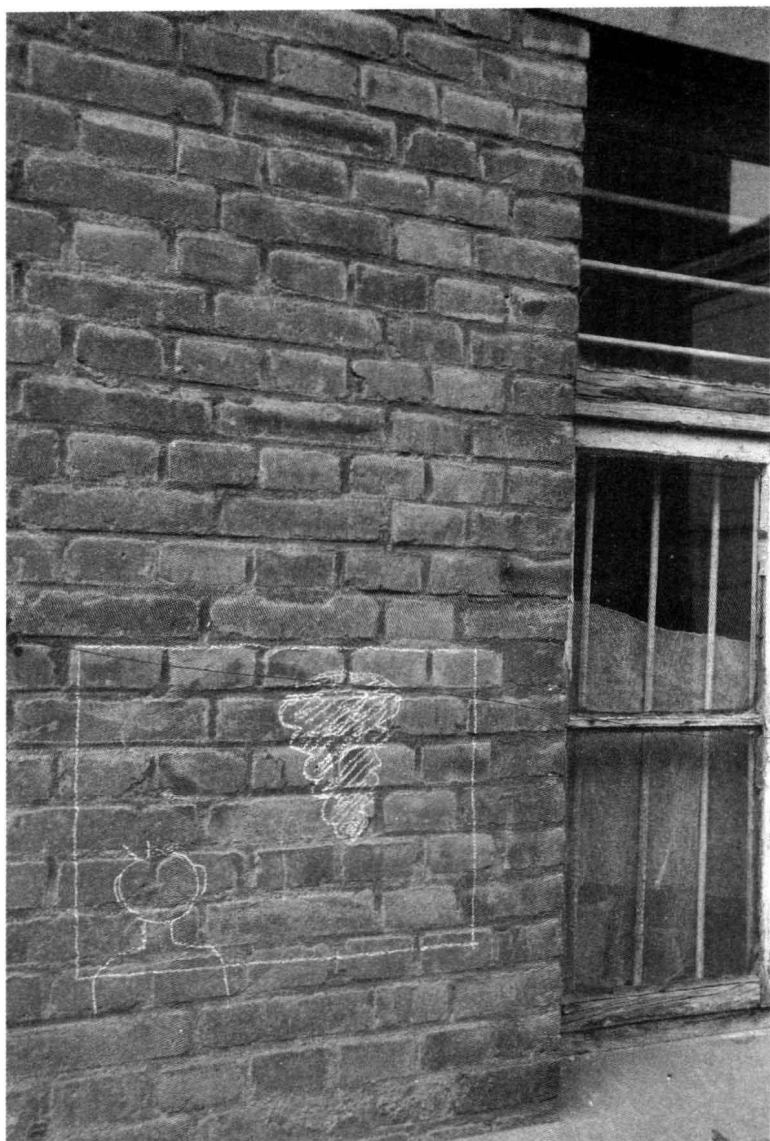
印数:1-5000册 定价:22.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目录 | CONTENTS

002	第一章	大雪的窄街
013	第二章	后洼子
020	第三章	春天的泥泞
030	第四章	审判
039	第五章	扑克
048	第六章	惊天大事
061	第七章	上山打游击
073	第八章	一块小花布
084	第九章	迎春饭店的馒头
097	第十章	风中的碉堡
105	第十一章	菜窖里的歌声
116	第十二章	周大学的预言
125	第十三章	隆重的婚礼
134	第十四章	拔牛筋儿
144	第十五章	电影院里的《卖花姑娘》
153	第十六章	恐惧的翅膀
163	第十七章	丛丹的口琴
175	第十八章	眼睛里的新雪



明亮的光芒来自窗外，由于窗玻璃上的霜花太厚，我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是原子弹的光吗？

第一章

大雪的窄街

公元1971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从梦中醒来，立即感觉到明亮的光芒，清醒后才知道，明亮的光芒来自窗外，由于窗玻璃上的霜花太厚，我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是原子弹的光吗？这是我看到窗户时产生的第一个想法。

我裹着棉被挪到窗台前，用指甲和哈气配合着，想在厚厚的霜花中抠出一块儿可以看到外面的圆洞。几分钟后，我的努力收到了效果。当一个鸭蛋大的圆洞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发现外面是一片耀眼的银白色，发着比白天还亮的光亮。

昨天下了一夜的大雪。

父亲带着凉爽的气味进屋。他戴着栽绒的帽子和棉布“手闷子”，那个“手闷子”只有大拇指、二拇指，剩下的三个指头合在一起。它是絮上棉花的老绿帆布缝合的，还用缝纫机在上面轧了一些菱形的图案。父亲脱掉棉手闷子，把手伸到我的被窝里，一边“冰”我一边笑着说，快起来，太阳照屁股了！

冬天早晨起床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我最打怵穿衣服。穿棉袄还好，可以在被窝里捂一捂，变得暖和一些，而棉裤就不同了。两条腿伸进冷如冰窖的棉裤筒里，浑身发抖，上下牙磕磕碰碰。

从屋子里出来，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大雪把板皮围成的院子覆盖了。

那天夜里的雪下得够大了，足有一米厚。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大的雪，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了。这样的大雪，即使对北方人来说也是措手不及的。清理积雪非常困难，你从这个地方清出去，总得找个堆放的地方。本来，我家门前那条街就是窄街，如果把积雪清理在路边，就会把别人家的窗户堵上。

人是聪明的，大家在厚厚的积雪中挖出一条条战壕似

的通道，“战壕”蜿蜒着，从自己家的院子里伸展出来，会合在窄街上。窄街是稍微宽阔一些的通道，把一家一户连接起来。从高空看，那种场景应该像一片树叶的筋脉，叶子的主脉就是那条我们每天必须经过的窄街了。

那天我高兴极了，一方面大雪堵塞了交通，我可以晚去上学，甚至不用去上课了；另一方面，这样的大雪对我们这些北方长大的孩子也是新鲜的，我们可以做一些比一般的堆雪人、打雪仗还有意思的事。走在通道里，一低头就可以把自己掩藏起来。当时，我觉得自己真的置身在电影《地道战》的环境里，在纵横交错的战壕里面跑来跑去，可以发挥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好好地玩一场打仗游戏。

我的窄街就在大森林的边缘，一个叫八面通的小镇。铁道两侧，一侧是八面通林业局，一侧是县城。它处在黑龙江的东南部，离中苏边境不足一百公里，过了马桥河林场，就要检查边防通行证了。中国这么大，没多少人知道那个地方。不过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却都知道北京，知道外面的世界。

那个年月，中苏关系正紧张，“深挖洞，广积粮”、“反修防修”的条幅到处都是。砖墙上，板杖子上，大树上。我家也和很多家庭一样，在窗玻璃上贴“米”字的纸条，以防玻璃被震碎了伤到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挖了地窖，以防空袭。预防空袭的警报经常在大修厂的灰楼上响起来。这时，大家就把准备好的干粮和炒面背上，跟着前呼后拥的人群，向铁道旁的防空洞跑去。我的任务是背二十斤重，由豆面、玉米面和麦子面混合的炒面，每次背起炒面，我都想起压缩饼干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对于我来说，有种神秘而致命的诱惑力，时至今天，我也没见到真正的压缩饼干是什么样子。那时，我们已经有了预防原子

弹的知识，林业局电影院的宣传板上，长年贴着预防原子弹的宣传画。从原子弹的蘑菇云升空开始，第一个阶段是光辐射，第二个阶段是冲击波，第三个阶段是核污染。我们应该选择背阴有沟的地方，两手交叉在额头前，俯卧在地上。那个姿势，学校里统一排练过，大家排成了几队，一起一伏，场面十分宏伟、壮观。

当时我坚定地认为，原子弹没什么可怕的，不过是“纸老虎”罢了，我甚至希望原子弹在林业局的上空爆炸，那样，我就可以验证我的姿势是否标准了。我懵懂地认为，原子弹爆炸时的彩色蘑菇云一定十分漂亮。

我家住在林业局北面的“五妇联”，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街区。至于为什么叫五妇联，从未见过文字记载，我想，这个名称大概起源于“文化大革命”吧，“文化大革命”期间，八面通林业局划分为五个区域，分别属于五个妇女联合组织，即五个“妇联”。1971年，早就没有妇女联合组织了，但人们还习惯这样划分，因为除了这种划分之外，没有可以替代的组织，比如，那个时候林业局居民区是没有街道这个名称的，“街道”在我们那儿，似乎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专有名称。

真的很难用语言来描述我家的具体方位，我们那条窄街没有街名，我家的房子也没有门牌号，我只能这样说，我家在林业局俱乐部北面的山坡上，一条四十度的坡路上去，出现的就是窄街了，窄街很长，起码有一百五十米，进入窄街，路过六栋平房，第七栋就是我家那栋房子，我们那栋房子共住了五户，我家在中间，从南面或者从北面数都是第三家。第一家是姜破鞋家，她的名声很不好，挂着破鞋游过街，可令我们不解的是，常有男人向她献殷勤，大人们这样解释，那是一个臭蛋，当然会招引嗡嗡叫的苍蝇。第二户是赵木匠家，他下了班之后干私活儿，夜

里，刨子、锯、锤子制造出来的各种声响，搅得邻居不安。他不干私活不行，因为他的疯老婆很能生孩子，一两年一个，活下来的就活下来，死了的就扔在离我家不远的下洼子里。第四户是柱子家，他爸爸是个大酒包，有一个显眼的酒糟鼻子。第五户是大舌头家，他有一个傻姐姐，经常吃男人的亏。一栋房里就有两个脑子有问题的人，的确有些巧合了。后来我还是把她们分别出来，疯与傻是不同的，赵木匠老婆得的是间歇性精神病，不犯病和好人一样，犯了病就跟这个世界没关系了，大舌头的傻姐姐呢，她属于“缺心眼儿”那类，人长成了大姑娘，智力一直停留在四五岁的阶段，在她眼里，这个世界的所有人和事物都是混沌的、迷迷糊糊的……除了我们这一栋房五户人家外，窄街上还有很多人我都认识，这些人无论是否情愿，都得走在那条春天泥泞、秋天扬尘的土街上。

窄街长年有一种发酵的气味儿，春天有瘟鸡、死猫的气味儿，夏天有沤粪的气味儿，秋天有烂叶子的气味儿，冬天有大酱、腌酸菜的气味儿。还有，一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我总觉得窄街上浮荡着看不见人影儿听不到声音的游魂。

窄街的每户人家都有院子，前后院都是用板皮夹的杖子，前院里有用于烧柴的板皮垛，两米来高，很有规模，同样有规模的还有仓房，仓房是储存杂物的，有必要和没必要的东西都储存进去，我们那里几乎家家都有仓房。还有一个就是用于冬天储存蔬菜用的菜窖，菜窖一般在秋天的时候挖掘，长宽两米左右，挖到够深之后，像盖房子一样在上面搭横梁、木板，再铺上黄灿灿的草袋子，然后，往草袋子上覆土，等上面的土踩硬实了，菜窖上面什么都看不出来，除了菜窖口以外，院子是平整的。

我家的后院是一块小菜地，种一些应季蔬菜。院子后

面还有两栋房子，再往后就是县农业社的大菜地了。过了菜地有三条山涧水冲刷的大沟，沟很深，不下雨的时候没有水，长着茂密的蒿草。再远处就是山了，山不高，温和地起伏。山上长满了柞树、白桦和松树。

现在，我们回到大雪后的窄街。

起床后，我直接去找邻居家的赵强玩。我们两家只隔一层板杖子，从板缝中，我看到赵强和他弟弟赵波在院子里扫雪。这里用扫，是一个大家都明白却不恰当的字，因为在当时的林区，没有人扫雪，雪很厚，扫是扫不起的，清除积雪的工具是方型平口的铁锹和用白松木板钉的雪推子，雪推子的模样有点像运动会举的牌子，牌子部分主要用来推雪。我对赵强吹了一个响亮的口哨，赵强知道我在板杖子的另一侧看他，他移动一下兔皮棉帽，把“手闷子”叼在嘴上，用皱得麻啦啦的手提了一下裤子，走到板杖子边。我说走啊，出去玩打仗？赵强眨了眨眼睛，小声说：“现在不行，我爸让把院子里的雪都堆到外面去。等我一会儿！”赵强说的时候，白色的哈气在他的脸前飘动着，冻红的圆鼻头下，淌着透明的鼻涕。我看看他家院子，我的老天，没一上午的时间，怎么也不可能把积雪清理完，我知道赵强的父亲管教很严，不干完活不可能让他出来玩。

就这样，我戴着褐色的“一把撻”上街了。“一把撻”是一种栽绒做成的棉帽，上面有一个小圆球，天不太冷的时候，把四面翻卷起来，就成了“老太太”帽，寒冷的时候，可以把帽檐放下来，把整个头都可以包起来，只留眼睛，有点像后来港台片里打劫银行劫匪用的面具。那个时候，人们不会把“一把撻”和面具联系起来，也从没听说有人把它当成作案工具，那不过是一个时髦的帽子，虽然在商店里只卖六元钱，可也不是谁都能买得起的，我

们班的同学中只有两人有“一把撸”，令很多男孩子羡慕。我的“一把撸”是两折的，放下帽檐时，可以把脸遮住，却挡不住脖子，而真正好的“一把撸”起码是三折的，有的还四折。四折的只能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

我在窄街上转了两圈，没有找到可以玩的小伙伴，就转了回来，走到前面那栋房黄毛家的后院。大雪把黄毛家的后窗挡住了，只看到窗户最上格玻璃上洋灰袋子纸糊的“米”字。下面玻璃被厚厚的雪遮盖了，只有朝阳那面的窗户还有透明的希望。

我揉出一个雪团，向黄毛家的玻璃窗投掷，投了七八次，还是不能投到理想的位置上。没下雪时，如果我想叫黄毛出来玩，只要在他家后窗上弄出一些响动，黄毛就知道我在找他了，没多大工夫，我就能够看见黄毛顶着他那焦黄的头发出来了。

黄毛是混血儿，他妈有白种人血统，父亲原来在铁路上做技术工作，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到林业局当了工人。在特殊的环境和背景下，黄毛一家人都显得格外小心和谦恭，在街上见到大人孩子都十分友好。比如我用石头敲他家的后窗，如果换了别人，大人肯定会恼火的，并且不会让孩子出来玩。黄毛家不同，大人们几乎不跟他家来往，所以，有人找他家的孩子出来玩，他们会感到很高兴，十分痛快地让黄毛出来。

在黄毛家门口，我碰到黄毛的妈妈，她妈妈用不够标准的汉语说：“马晓文（黄毛）清雪去了。”

黄毛没在自家院子里清雪，也没到窄街上清雪，他跑到房头去搭雪屋。我找到黄毛时，他的雪屋已经有了模样。那个雪屋有一人多高，从外面看圆墩墩的，像一个米仓。里面被黄毛垒出一个可以容下三四个人的大洞。黄毛见到我，露着豁牙笑了。我问黄毛搭雪屋干什么，黄毛

说，留给我们玩的，一边说一边用铁锹拍实里面的雪。我问有我的份吗？黄毛说当然有。我接过黄毛的铁锹，帮黄毛拍起雪来。我在雪屋里搞建设，黄毛就去雪屋外面装饰，他还给雪屋设计了一个尖顶，那个建筑样式格外新奇，不知道黄毛是怎样产生的灵感。

那天中午我是蹬着大雪窝子上学的，到了学校我才知道，几乎有一半的学生没到校。老师不能按计划讲新课，带领我们清扫操场上的积雪。一般说来，雪晴之后就起风了，风夹带着雪末打在人脸，像被树条子抽打一般。天色暗了下来，学校连忙通知提前放学。在学校期间，我的心思全在雪屋上，担心雪屋被风吹垮，更担心被人破坏了。

从学校回到窄街，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雪屋，过了街角，我看到雪屋是完整的，不仅完整，好像还扩充出一个小雪屋。走到雪屋洞口一看，里面竟然有好几个人——黄毛、大舌头、大龅牙、拴马桩以及赵强和赵波。

“你们都没去上学啊？”我大声问。他们几个人一齐笑了起来。我看看结实许多，面积扩大了雪屋，知道他们都出了不少力。

傍晚，我们就聚集在那个雪屋里，雪屋没有门，风吹着乳白色的蜡烛，火苗左扑右闪，忽明忽暗。那天晚上有没有月亮我不记得了，即使有月光，也会被大风扬起的雪末遮蔽住的。大龅牙有些担心地说，这样的天气，苏联会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呢？关于这个问题，引起了我们普遍的担心，也引发了我们一场大讨论。

我们讨论的核心是——“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当前的形势当然是“反修防修”，我们都认为，说不准什么时候苏联就会入侵，如果苏联来进攻，我们该怎样保卫伟大的祖国呢？我们设计了若干种方案，比如飞机从空中

飞来怎么办，坦克来了怎么办，敌人的力量暂时强大怎么办，等等。

黄毛在讨论的时候一般不怎么发言，而赵强也多是应和我的看法，我赞成他的想法大概只有一次。讨论到“苏修”从空中来攻击时，我们先后设计了几种方案。大龅牙说，如果敌人的飞机来了，我们就用大炮轰。大石头说，可以用马克辛重机枪扫射。拴马桩说我们应该制造一种可以把地雷投上天的装置，像大大的弹弓，把地雷射到天上，用地雷炸那些飞机。我们都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可当讨论到做大弹弓的胶皮时，大家又犯难了，一时想不出能保证射程和弹力的胶皮。赵强说，我认为最好用水压式重机枪扫射。最后，我们统一了想法，决定采用水压重机枪，我们都不知道水压重机枪到底有多厉害，由于这个词新鲜，所以，猜测水压重机枪一定是最厉害、最有效的。

大舌头说，如果苏修联合美国佬一起来进攻我们怎么办？大龅牙说好办，没啥不好办的，我们可以联合朝鲜、越南、古巴、坦桑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一起消灭他们。我简单地算了一下，认为可以放心了，因为苏联和美国是两个国家，而我们是六个国家，六比二，所以，我们肯定能胜利。

蜡烛燃烧完了，我们也只好各自回家。回家的路上，赵强有些神秘地对我说，以后谈机密的事别让黄毛参加，他妈是苏修特务。我立即觉得浑身发冷，这个问题我从未想过。经赵强的提醒，我才感到这是个严重的问题。除了预防原子弹的知识之外，我们的脑子里还装满反特防特的知识。关于反特防特，学校教给我们识别苏联特务的六种方法。平时，我时不时观察路上的行人，非常希望有一个苏联特务被我识破，那样，我就用实际行动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学校里也会风光起来。头脑中绷了这根弦

儿之后，在路上看到遗落的东西也不会拣起来，我判断，路上捡到的糖果就是苏联特务放了毒药的食物，捡到钢笔什么的，很可能是苏联特务的无声手枪或者定时炸弹，我想我是不会上当的。

黄毛妈是苏联特务吗？如果她是苏联特务，为什么没人抓她呢。我十分困惑。

后来我知道，黄毛妈不是苏联人，她应该属于犹太人或者犹太混血，黄毛的姥爷是犹太人，姥姥是捷克人，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末从欧洲辗转到了哈尔滨，而后不知怎么又到了我们这里。这是题外话。

下大雪那天夜里，窄街上出了三件事：大舌头的傻姐姐失踪了，大人找到后半夜，仍未见到人影。大家觉得，傻妮这次失踪与以往不同，恐怕性命难保。另一件事是我同班同学丛丹的爸爸在路上滑倒，摔断了胯骨。还有，我们精心建造的雪屋坍塌了，不是风吹垮的，是人为破坏的，至于是谁干的，无法查到——这些事都发生在我们那条没有名字的盛满大雪的窄街上。



我暗暗对自己说，不要害怕，爸爸就在身边，可不知为什么，我还是怕得要命。

第二章

后洼子